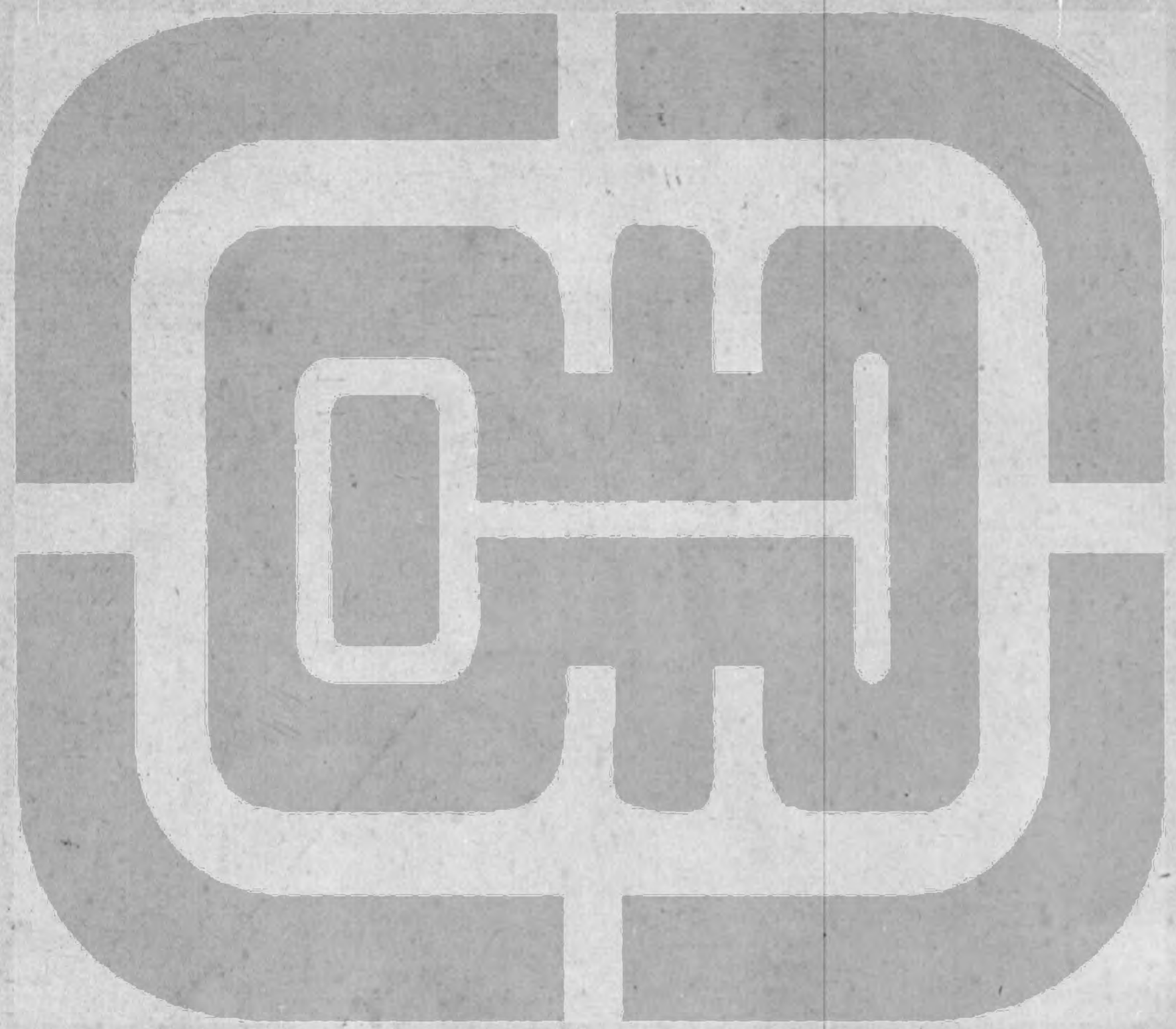

新城先生以漁洋著稱海内者凡五十餘年蓋皆稱其詩也比文略既出始稍稍稱其文或因疑先生之文殆爲詩掩而不知先生之詩實得文而益昌也夫詩古文體製固殊乃意度波瀾之所以然則未嘗不一大抵本於中之自得而神明變化於古人非徒行墨字句間誇多而鬬靡故雖鋪陳排比曲折淋漓要必其悠然之韻使人往復流連而不能自已而後可謂詩古文之至記曰樂之隆非極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竊觀先生敘論唐賢之什恒舉言有盡而

意無窮及味在酸鹹之外數語以爲詩家三昧吾以爲此即文家之三昧也左國馬班以來數千百年號稱古文大家者篇章之繁約音節之短長論議之醇疵疎密誠千彙萬狀不可殫究而所謂文外獨絶别有會心者往往異曲同工焉先生悟古人不傳之祕於深造自得之餘因取意度波瀾之所以然而泄之於詩又恐索解人不得也而泄之於論詩之文夫先生之文徵文考獻翼傳羽經其於博聞多識之資國故民彝之大何所弗該原不僅爲詩法而作然業以爲詩之法見諸文而文之法傳更以爲文之法讀其詩而詩之法俱傳故曰先生之詩得文而益昌也彼世之從事詩古文而疑先生文爲詩掩者又豈知詩者哉門人程哲敬題

原序

天以天下之文章付之於人柄莫大焉人以千古文章之事任之於己統莫重焉天下之物皆可私而有也獨文章爲天下之公器天以人之所可私者授之於人不難於齊給其欲而獨若靳之以文章非以其可公天下乎人之所有皆不旋踵而奪也獨文章歷千古而久存人以天之所旋奪者有之於身不難於備享其盛而獨不能與於文章之事非以其可歷千古乎以公天下歷千古者舉而畀其柄於一人總其統於一身而豈偶然哉天於

是人必萃其淑靈和清之氣以生故往往近者數十年遠者至數百年而後得一興焉若唐之李白杜甫之於詩韓愈柳宗元之於文是也文始於六經聖人之作承之以丘明馬遷仲舒賈誼劉向班固諸賢而後昌黎柳州出而彙其傳詩始於經之三百篇承之以屈子之騷蘇李曹柳陶謝之五言至沈宋子昂源明盡古今之體而後李白杜甫起而集其盛則夫李杜韓柳非數百年而一生者乎其間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韋應物李翺皇甫湜之徒人雖竝世而世不恒有所謂數十年而一生者也夫越數十年而一生其於文章往往亦得其柄所旁寄統所分屬者焉若其盡操天下文章之柄而紹古今之統者則非此數百年而一生之人不可新城王先生阮亭天之所付以統系古今之作者蓋數百年而一生之人也詩有漁洋山人前後集三十八卷蜀道南海集之孤行者又各二卷天下之人無不知誦習之者其推尊而歸向之以為先生今之太白子美也雲章近日亦以此序先生之詩羣知其非溢美矣先生之文其散見者雖多而未有專刻行世其所為序記碑誌等得其一

言者爭寶以去而語之以先生之文昌黎柳州之文也容有或信或不信者自雲章考之固嘗以先生之詩蓋不為李不為杜者而其為詩人之總萃得乎國風雅頌之正者猶之李與杜也其文亦不為韓不為柳者而其為文人之總萃得乎纘言記事之正亦猶之韓與柳也先生以秀偉特出之才經傳史記百家巨細穿穴其詞所從出莫之紀極而皆本於意所獨運故未嘗一襲李杜韓柳之所已言以之追配乎李杜韓柳而無不足而世之或信或不盡信者則以詩家自宋南渡以來太白子美之宗風雖有有意以振之者而力皆有所不迨明自初葉以後尤散亂而無統先生之詩出蓋五百年無此作矣故見者翕然而師尊之無異辭至文則大昌於宋下迄於唐應德歸熙甫猶有昌黎柳州之具體存焉夫亦流風未墜見者狎而玩之乎今蠶尾集之刻為詩二卷為文八卷又次其雜文舊稾十四卷別為集將與天下盡見之矣其尊先生之詩於李杜者信之尊先生之文於韓柳者寧有不盡信者耶先生既自以數百年而一生之人振興斯世之文章而尤樂與斯世之君子共其

旁寄之柄分屬之統磨礲洗濯爭相奮於數十年之間固已彬彬乎有人也士之幸而出其時者與先生並世宜知天人之運會文章蓋特際其盛爲數百年而一覯者其亦慶已之遭也哉若夫先生受知

今上特擢侍從歷今二十年位登列卿清忠諒直以道自將爲中外所共信此則先生所以爲文之本學者又不可不知也夫康熙三十四年十月嘉定受業門人張雲章謹序

帶經堂集目錄 第三編

漁洋文集

卷一

序
四川鄉試錄序
西巡日錄序
長山縣新誌序
豐城丁氏族譜序
豳風七月圖序
歸潛志序
淄乘徵序
光嶽英華序

唐賢三昧集序
唐文粹選詩序
感舊集序
佳山堂集序
徐詩序
卷二 序
竹垞文類序
回中詩集序
雙江倡和集序
西山倡和集序
嵩遊詩選序
黃湄詩選序
笠山詩選序
陶菴詩選序
玉巖詩選序
蕭亭詩選序
蓮洋詩選序
悔齋詩集序
卷三 序
鄧孝威被徵詩序

使粵集序
南征詩集序
東渚詩序
覽古詩集序
突星閣詩集序
惇裕堂集序
東浦詩集序
倚聲集序
過江集自序
入吳集自序

癸卯詩卷自序
送李東安序

卷四　記

遊雞鳴山烏龍潭諸勝記
遊鍾山靈谷寺記
遊金陵城南諸剎記
遊瓦官寺記
雨登木末亭記
夜登洪濟寺記
登燕子磯記

遊牛首山記
遊獻花巖祖堂記
遊攝山記
遊寶華山記
金山題名記
焦山題名記
北固山題名記
鶴林寺題名記
招隱寺題名記
竹林寺題名記

生生菴題名記

卷五 傳

劉孔和王遵坦傳
任民育楊定國傳
少司徒焦公傳
孝靖顏先生傳
田裕所先生傳
范先生傳
張處士傳
張先生傳

畢子萬公權家傳
卷六 傳 辯 記事
貞烈韓孺人傳
李母刁孺人傳
王節母徐氏傳
烈婦郝氏傳
李烈婦傳
董烈婦傳
五烈節家傳
木瓜詩辯
金人南遷錄辯
書劍俠二事
卷七 墓表
誥授奉政大夫吏部稽勳清吏司郎中王公
墓表
誥授朝議大夫提督廣東學政按察司僉事
張公墓表
誥贈中大夫山東轉鹽運使司運使王公墓
表并銘
張學海先生墓表

吳臨潁墓表
孝廉李君墓表
卷八 墓誌銘
誥封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伊公墓誌銘
誥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兼建昌畢節等處
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貴兵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伊公墓誌銘
勅授文林郎掌山西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
傅公墓誌銘
誥授光祿大夫光祿寺龔公墓誌銘
誥授朝議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南公暨配
田恭人合葬墓誌銘
誥授大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分守驛傳鹽
法道參政杜公墓誌銘
卷九 墓誌銘
誥授奉政大夫廣西分巡左江道按察司僉
事李公墓誌銘
勅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趙公暨配房
呂二孺人合葬墓誌銘
誥封昭勇將軍童太公墓誌銘

候選知縣馬君墓誌銘
待封徵仕郎文學陸君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高君暨韓孺人合葬墓誌銘
容城縣教諭趙君墓誌銘
敕授文林郎内丘縣知縣吳君墓誌銘
葉母張宜人墓誌銘

卷十 行狀 行述

誥授中憲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參議王公行狀
世父侍御公逸事狀
誥封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先考府君行述
誥封宜人先妣孫太君行述

卷十一 行述 祭文

賜進士出身先兄東亭行述
誥封宜人先室張氏行述
祭 誥封奉政大夫李太公文 代祭酒公作
祭孫無言文
祭張母景碩人文

卷十二 書後 跋

書殿閣大臣年表後

書劉龔冢碑後
書先考功兄年譜後
王東皐紀略書後
跋古周易
跋易雅
跋左傳補注
跋玉楮集
跋杼山集
跋笠澤叢書
跋河南集
跋武溪集
跋河東集
跋未備五經注疏
跋石田集
跋元遺山詩
跋葉文莊公集
跋金薤琳琅二則
跋沈文端公家書
跋祝枝山書
跋邊習詩

跋弘正詩鈔
跋張忠定公修扇紀事
跋蕙齋二書
跋王仲山集
跋金興安手蹟後
跋張忠定公題射鵰圖
跋自書宋人絶句

卷十三

謚冊文　諭祭文　擬碑文　奏疏
紀恩錄　日紀
孝昭皇后謚冊文
祭天妃文
鑲紅旗副都統阿爾虎　諭祭文
太子少保正白旗副都統徐大貴　諭祭文
鑲紅旗副都統佐領阿爾虎碑文
副都統佐領阿爾虎碑文　第二稿
太子少保正白旗副都統徐大貴碑文
恭請酌定　先師祀典疏
請正從祀諸賢位號疏
請增從祀理學眞儒疏
請修經史刻版疏

迎駕紀恩錄
北征日記
紀琉球入太學始末
卷十四　山錄　小志　凡例
長白山錄
廣州游覽小志
五言詩凡例
七言詩凡例

帶經堂集卷三十九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漁洋文一　序

四川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十有一年天下當復貢士於鄉禮臣列名以請仰荷　睿裁命臣士禛臣日奎典試西蜀伏念蜀古西南徼也山川險遠距輦轂六千里徑蜀幅員且萬里兵燹之後天府沃壤盡纏荆棘恭遇　世祖章皇帝神武戡定天清地寧遺黎乂安乃眷西顧矢其文德二十餘年漸已家習弦誦戶

被詩書其在於今正生養教育為　朝廷得人食
報之日也頃臣以奔鄙小儒膺茲鉅任拜　命驚
惕中夜徬徨畏或隕越於是戒車星馳陟雲棧踰
巴閬羊腸鳥道十步九折蒙宿霧陵迢湍深箐窈
冥虎豹叫嗥叱馭而前凡七十餘日始抵成都既
至云云相與誓神受事探策決題進提學僉事臣
張某所遴士一千二百有奇三試之積旬有五日
得士四十二人副貢成均者八人錄文二十首以
獻臣當颺言簡端臣惟國家致治首重人才人才
之盛莫先制舉古者用人所重者道德而已唐虞

之世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而載采
九德實出其中周官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而賓
興之鄉大夫三年則大比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賢
能獻書於王登之天府三代以上遐哉尚矣西京
而下舉士之途大約有三曰賢良方正曰孝廉秀
才曰博士弟子建武以還又有有道直言獨行高
節清白質直諸目故兩漢得人號稱極盛洎末俗
流競選舉失實左雄始議變法俾儒者試經學文
吏試章奏此唐宋來制舉所由昉也迨乎魏晉又
設九品立中正及其弊也乃至上品無寒士下品

無高門故旋行而旋罷自唐宋迄元明乃一歸重於制舉矣歷代名臣大儒肩比踵接率皆制舉之所得然而宋臣朱熹之論猶謂以文詞取士競為無用之言而尚德之風不可復見欲以明道熙寧之議救之其說終不可行夫鄉舉里選之法既難行於今日而文章聲悅之末又慮無以獲眞才而程實效頗行之久遠而卒不可易者豈非以制舉之得人差為近古而無取夫竊名僞服之紛紛與我皇上臨御以來寤寐旁求冀得雄俊非常之才以禮而羅之作人之化覃被遐邇巖棲谷飲之士類無不爭自淬厲以冀一日之知蜀即介在荒服然而井絡垂曜江漢遵流璧玉犀象丹黃空青之產木蘭梫桂椅梓楩楠之材桑漆麻紵之利自昔號為陸海地在西南其卦直坤故多文章自文翁興起學官巴蜀之間俗好儒雅士生其地類多瑰瑋閎博視鄒魯文學吳越秀民無多讓焉然而臣滋懼矣臣之衡士者言也士受衡而自見其奇者亦以言也　朝廷側席詎僅雕蟲估畢聲華組繢之為尚與將觀其賢能以收異日之用也以古者司徒鄉大夫之職而責諸臣一日之取舍以古

者九德三物之效而期諸多士一日之言臣安得不懼隋儒王通曰文士之行可見鮑昭江淹狷者也其文急吳筠孔珪狂者也其文怪唐韓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宋朱熹曰理明則異端不惑流俗不亂德可大業可久臣竊持此法以相士觀其言圭璋潔潤以卜其守雲霞蒸變以卜其才淵渟嶽峙以卜其器量光風霽月以卜其心術舉多士之才具性情隱然相遇於尺幅行墨之中而後題品之拂拭之必如東方生之射覆覆十而射不失一而後臣心稍即安焉然臣猶有懼宣聖有言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是人與言猶有間也多士產於蜀請以蜀論司馬相如耀文上京而史謂其多虛詞濫說揚雄著法言以擬聖人而劇秦美新貽譏千古言固未足為重輕也至如張綱之勁節蔣琬之忠雅田錫之耿介范鎮之勇決張栻之理學虞允文之應變魏了翁之學術不必盡以文詞表見也多士今日以先資之言受衡於臣而臣以異日矢報之績期勉乎士勿以文章槃帨之末而忘三代鄉舉里選之初意庶幾拔十得五以副當宁旁求之盛心安見制舉之得人不能收德行

道藝之報與夫如是庶其無負簡書而臣隕越之懼或少釋矣戶部福建清吏司郎中臣王士禛謹序

西巡日錄序

古者史官之職左紀言右紀事唐宋以來其職分屬中書門下二省所謂起居郎起居舍人是也若夫六飛時邁扈從近臣荷槖簪筆紀述其山川道路征伐號令則有如溫大雅之創業起居注金幼孜之北征日錄陸深之南巡日記其體製雖有不同而其合於古左右史之義一也翰林侍讀江村高先生以文章經術受上特達之知朝夕講幄論思啓沃歷七八年所歲壬戌以滇南蕩平駕幸盛京謁告昭福二陵癸亥幸五臺山因時巡畿輔侍讀皆以法從侍行在因所見聞成日錄凡幾卷其東巡日錄宗伯陳先生簡討朱先生既序之矣復以西巡日錄屬予序予三復其書如紀完縣之賜金紀阜平之復設皆關政事沿革之大者而紀賜裘賜裳則尤見皇上恩禮儒臣之雅侍讀遭逢盛代之美有賡歌喜起之風焉昔馬第伯以中元元年從封禪泰山應劭取其紀述之語以為封禪儀其文奇隋遂為千古山水遊記之

祖今侍讀之文不減應氏而其義又合於古左右史之職後有徵文考獻者此固所不得而遺也為序而藏之康熙二十年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王士禛謹序

長山縣新誌序

今上康熙紀元之二十三年閩粵底定海外有截遂設臺灣府縣輪廣之盛軼漢越唐會 命儒臣纂修 皇清一統志開館 禁中先是相國曲沃衛文清公亦有是請至是十年始觀厥成洵一代之鉅典也長山為濟東望縣舊志修於隆慶近百年矣於是縣先達太常少卿王公徵考文獻網羅放紛集文學之士按部就班臚件繫裒凡例而身總秉筆之任書來徵序予惟志之昉也其禹貢乎迨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內史掌四方之志其職益詳下至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巡守則夾王車備顧問廣獻納焉嗣是班孟堅作十志志之統於史者也辛氏三秦記常璩華陽國志以及三輔黃圖決錄之流志之別於史者也洛陽伽藍建康宮殿襄陽耆舊汝南先賢分志之一體者也十洲洞冥眞臘佛國之屬

又山海之支別而志之詼詭者也唐宋以來作者衆矣而賈躭十道述李吉甫元和郡國志樂史太平寰宇記獨見稱說明康海志武功崔銑志安陽區區一邑之書而文人學士獨愛重之何與勿亦以其思精而體要文贍而旨潔徵因革知要害物土宜察風俗有當於禹貢周禮之遺者與長山古於陵地陳仲子之清風猶有存者長白山為副嶽封禪書所謂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是也范希文微時讀書於此書堂故蹟在焉至今千百年士有廉介之風卿大夫懷先憂後樂之志實二公百世之上有以興起之故地不百里而人物之盛甲於郡邑有由然矣太常之為是志也精而要贍而潔是非進退不謬於聖人之旨匪惟可與安陽武功竝傳藝林亦足為他日　巡守夾車之獻矣予故樂得而書之

豐城丁氏族譜序

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必自睦族始故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至於周之盛時則大宗小宗之法益詳而又有小史之官辨世系定昭穆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傳曰上治祖禰旁

治兄弟下治子孫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此三代之盛軌也降及秦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而宗法始大壞隋唐以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祇據以定選舉別婚姻於是膏粱華腴甲乙之名紛紛競起浸失古敬宗收族遺意至於五代豆盧革韋說以門望為相貽笑當世宗法至是乃凌夷極矣宋歐陽氏蘇氏始本古小宗之法作為族譜後之為譜學者尚焉然予考永叔幼長於漢東終老於潁廬陵故里蹤跡未嘗一二至東坡潁濱兄弟遊宦四方流離嶺嶠卒葬於郟子孫迄未嘗歸蜀則是二氏之譜僅託諸空言而於收族嚴宗廟之義亦未嘗實舉而躬行之也豐城丁氏其先世自周太公望受封於齊生丁公伋以字為氏其居豫章杏花村則自晉興寧間某始也其家豐城則自豐城令某始也至十八世孫安復徙居沙湖之濱其世系雖遠而可稽而今之譜斷自沙湖為一世從其近也其譜系始立於唐景福中再修於宋崇寧三修於南宋嘉定四修於元皇慶五修於明正統六修於萬曆丙戌則今之沙湖譜是也嗚呼世遠人湮文

獻放軼加以干戈俶擾易姓改步之際世家閥閱有求其遺裔而不可得者甚或宗廟為墟封樹蕩然子孫夷於甿隸視牛羊樵蘇之蹂踐而若罔見聞者比比然也丁氏自唐宋以來千有餘年聚族於此廟祭以時吉凶相卹而有無相通尊卑有序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貳其譜一修再修迄於五六而未已其與古大宗之法即未知盡合與否然於古者尊禰尊祖之義可謂無愧矣前此為譜序者有何公延世吳公澄揭公傒斯劉公儼皆聞人大儒而今福建提學僉事次蘭君重修新譜復屬

予序予辭不敢當而君之請益勤於是原古大小宗之意以復之推此志也於以親親長長而治天下不難矣

豳風七月圖序

古昔盛時其君上豈弟而近人其民和樂而親上雖勢分闊絕而田廬衣食之計疾痛疴癢之情不啻婦子之相告語相慰藉焉三代而上天子以治其天下諸侯以治其國卿大夫以治其采邑皆得此意而行之觀楚茨大田諸什可知也三代以下罷侯置守於是始有循吏之名要惟不失三代卿

大夫之遺意而已矣康熙二十有八年崔侯之莅吾新七載矣值水旱洊臻勖勸拮据不遑寢食雖頻歲告饑而民無流宄室廬依然是歲入夏甘雨時霈四境霑足民氣用和侯亦欣然與民同其樂也暇日屬徐生某繪豳風圖於屏風以自娛或諗予曰侯之繪豳風也亦有說乎予曰然昔周之盛也周公負扆告成王以稼穡之艱難又作詩以述后稷公劉古公亶父之事其篇什具載大雅七月之什則又詳陳豳岐之風俗凡天時寒燠之改易農夫紅女之勤劬飲食居處之瑣細以至草木禽

鳥昆蟲之榮落變遷言之不厭其詳以知天時以授民事而大旨則歸於忠厚其君仁而愛下其民義而敬上讀其詩藹然有三代盛王之思焉侯之治新也既有三代卿大夫之遺意而新民之感恩而奉上庶幾乎于貉獻豜羔羊朋酒之風是皆可被諸咏歌傳之圖畫而侯之意不但已也于耜舉趾築場納稼無惰農矣求桑采蘩元黃載績無佚女矣春酒以介壽荼樗以食農則仁讓既興詬誶不作人倫正而民志定矣是侯之志而期與新民共之者也安在彈丸之區不可以豳岐之治治之

乎宋馬和之嘗畫國風圖進御高宗親書其上藝苑至今稱之生之畫未知視和之何如而侯之意深遠矣

歸潛志序

歸潛志八卷金人劉祁字京叔撰蓋紀載金源一代人物事蹟而國家盛衰興亾之故亦因以見焉金史於天興二相傳引京叔之言致慨於貞祐南渡之後宰執皆因循苟且馴致亡國語載此志第七卷中又謂劉祁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微有異同金末喪亂之事有足徵者今雜編之書不傳而此志猶首尾完好是可寶也志稱高祖南山翁者名撝天會元年詞賦進士其子汲亦進士第入翰林為供奉京叔父從益嘗為御史終應奉翰林文字史載文藝傳傳末附書京叔幷及此書按金自崔立之亂中原板蕩文獻放失賴二三君子有志史事者私相撰述元開史局蒐羅掌故京叔裕之之書皆上史館擴摭為多爲予嘗歎遼以制科取士其間躋政府登膴仕者甚衆而考之列傳自橫帳諸院國舅別部三族之外其行事不少概見豈制科之所得盡無人與抑史臣紀載之

疎也遼金立國規模不甚相遠而金源人物文章之盛獨能頡頏宋元之間非數君子紀述之功何以至是與幸編簡尚存護惜而流通之固吾黨之責也李翺有言前漢事跡所以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一代之典章文物得其所託則傳不得其所託則淪於煙莽而後世徒有文獻無徵之歎文士之關於國家詎細故哉是志也可以觀矣

淄乘徵序

今淄川古般陽縣以在般水之陽故名按班書地理志濟南郡有縣十四般陽第八後漢書郡國志齊國六城般陽第六前漢菑川國領劇東安平樓鄉三縣洎後漢時三縣入北海國今考其地皆在青州東北境中與般陽無涉太平寰宇記云淄川縣本漢般陽縣屬濟南郡後漢屬齊國宋元嘉五年於此置貝丘縣隋開皇十八年改貝丘為淄川縣此淄川名縣之始自西漢已來千餘年間郡國數變易然自般陽而為貝丘自貝丘而為淄川著於史乘班班可考者如此說者不察妄以隋淄川縣為漢菑川國地地理既譌乃并其人物古蹟而

傳會之絲棼膠牢不復可解有識者率知其非而
卒鮮訟言以正之者此載積畢先生淄乘徵所爲
作也按卷中考證舛誤凡數十事而大旨則在辨
菑川淄川之譌其據依博而確其文詞辯而核誠
著作之選也俗學之相蒙久矣至於地理郡國歷
代沿革之故考證尤不易即如畢萬之魏在今蒲
州永樂鎮而以大名之元城當之韓退之南陽人
乃今修武縣之南陽城而以爲南陽鄧州諸如此
類不可殫紀顧安得如先生者一一而是正之耶
予讀其書深喜其不爲俗學而於史乘裨益尤多

焉故序之云

光嶽英華序

光岳英華集十五卷自第一卷至第三卷皆唐人
詩第四卷至第十卷則元人詩後五卷以明初詩
附焉集爲元末汝南許中麗仲孚氏所編舊有豫
章揭軌序序稱許氏錄二代之詩取其合作者分
律詩歌行凡若干首今本僅七言律詩無歌行或
非完書矣然卷帙與焦太史國史經籍志合豈焦
氏所據即此本而歌行久闕軼不傳耶集所錄既
皆律詩所取者又皆圓熟穩順不爽銖黍下唐詩

鼓吹遠甚而揭序稱其勝楊仲弘氏唐音非篤論矣然自有宋歐梅蘇黃已後律詩多變體求其抑揚抗墜有唐人遺音者百無一焉許氏此編由極變而返之正不爲無補未可盡廢而使無傳也予乃刪去唐詩三卷別次爲七卷定爲元詩光嶽英華集仍以明初詩五卷附之通十二卷藏之篋中

唐賢三昧集序

嚴滄浪論詩云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司空表聖論詩亦云味在酸鹹之外康熙戊辰春杪歸自京師居寶翰堂日取開元天寶諸公篇什讀之於二家之言別有會心錄其尤雋永超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爲唐賢三昧集釐爲三卷不錄李杜二公者仿王介甫百家例也張曲江開盛唐之始韋蘇州殿盛唐之終皆不錄者已入予五言選詩故不重出也

唐文粹選詩序

唐文粹選詩六卷漁洋山人刪定吳興姚鉉之書也宋淳化間開局編撰文苑英華及太平御覽廣

記諸書而英華輯録唐人詩賦雜文凡一千卷率浩汗無決擇於是姚氏擷其菁藻略其繁蕪纂爲此編猶東萊先生纂江鈿文海以爲文鑑云鉉別裁具眼其書頗貴重於世所取詩止樂章樂府古調而格詩不録視後來鼓吹三體諸唐詩特爲近古較殷氏英靈元氏箧中二集稱弘備矣予少習是書惜其雅俗雜糅未盡刊削如馬異結交貫休行路難之類譬珠玉蒙於沙礫恒思陶汰之未暇也今年長夏積雨苔蘚被堦廬居少事輒取删之亦如姚氏纂英華之例定爲六卷於是去俗存雅唐賢之光燄益發越於千載之下矣姚氏編詩起甲終癸分類瑣屑條目衆多予概爲汰去而次第則仍其舊庶幾與殷璠元結兩集可以並行不愧云爾

感舊集序

僕自弱冠薄遊京輦浮湛江介入官中朝常與當代名流服襄驂駕自虞山婁江合肥諸遺老流風未沫老成具存咸相與上下其議論頗窺爲文之訣時年力壯盛無窮愁憂生之嗟加名師益友近在家庭忽忽不自知其樂也彈指已往才如夙昔

遂多死生契闊之感康熙壬子秋以　王事于役
巴蜀行褒斜谷中回憶舊遊不勝羊曇華屋之痛
已而迴舟下峽奉太夫人諱徒跣東歸與先兄考
功相依為命未期而考功又殉母死矣風流頓盡
發言莫賞憶昔與考功從容燕語每舉選詩所遇
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之句憮然久之詎謂中年備
歷斯境自考功云亾倏及半載恒欲編綴遺文以
報地下嗚咽摧藏輒掩卷而止一日讀魏太子與
元城令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謂百年已分長共
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殆盡既痛逝者行自念

也又讀歐陽子所作張君墓表敘述河南幕府舊
遊以為自君之卒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頤者死亦
六七年其與君同府而遊者蓋八九死矣其幸而
在者不死則病且衰如予是也棖觸紆鬱不禁泣
下霑襟也因念二十年中所得師友之益為多日
月既逝人事屢遷過此以往未審視今日何如而
僕年事長大蒲柳之質漸以向衰歲月如斯詎堪
把玩感子桓來者難誣之言輒取篋衍所藏平生
師友之作為之論次都為一集自虞山而下凡若
干人詩若干首又取向所撰錄神韻集一編芟其

什七附焉通為八卷存歿悉載竊取篋中收季川中州登敏之之例以考功終焉

佳山堂集序

三百年來海岱間推世學者必首臨朐馮氏蓋自閻山公從醫閭賀先生學得白沙之傳歸而講學於鄉正嘉以還青社諸先生理學淵源遞相授受遠有統緒實自公發之又以餘事鼓吹風雅爲青社耆英之會風流弘長迄今稱道弗衰再傳而四馮公出以文章震耀海内一時弇州中麓諸賢交相引重而光禄少洲公撰風雅廣逸詩紀諸書談藝家奉爲規矩又再傳而宗伯文敏公以經術文學領袖館閣論者謂其學有根柢詞尚體要奏議論事之文比諸陸敬輿蘇子瞻無愧色世所傳北海集是已自閻山以逮文敏凡歷四世遠而彌耀譬之江河發源崑崙岷山歷塞外經秦豫吳楚數萬里然後匯於溟渤洩於歸墟若今相國易齋先生殆馮氏之溟渤歸墟與先生承累世家學繼文敏公之後涵蓄演迤蔚爲大儒壯而登朝受知世祖章皇帝迴翔臺閣高文典冊率出其手是時四方無事　上方嚮用儒雅萬幾燕閒屢召先生

入侍孚齋講求治道商較經史往往至夜分乃罷
皇上登極遂總臺憲進尚書尋　命入閣參預
機務蓋　世祖皇帝知先生甚深而未及枋用
皇上陟降紹庭人惟求舊故爰立作相而不疑先
生自念受　兩朝知遇之深正色立朝卓然以古
大臣自命史稱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姚崇
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先生殆兼而有之先生以
文學侍從久撰著甚富既躋綸扉不欲以文章自
見諸門人請於先生得藏稿次為若干卷竊惟國
家值休明之運必有偉人碩德以雄詞鉅筆敷張
神藻贊功德於漢唐之上使郡國聞之知朝廷之
大四裔聞之知中朝之尊後世聞之知昭代之盛
然後文章之用為經國之大業而與治道相表裏
惟先生之文足以當之詩三百篇以七月冠豳風
之首以文王下武卷阿諸什為大雅之正而尚書
旅獒無逸諸篇皆出周公召公成周之治於斯為
盛後有推　本朝制作以上繼謨誥風雅之遺者
微先生其孰歸與

徐詩序

徐詩者刻徐夜先生詩也先生初名元善字長公

慕嵇叔夜之爲人更名夜字嵇菴又字東癡世爲濟南新城人曾大父準萬曆間進士歷官雲南布政使時稱山東四君子公其一也先生爲從祖考功季木先生外孫少讀書外家瀏染風氣束髮工爲詩爲外祖所愛年二十九遭世亂母死遂棄諸生隱系水之東茅屋數椽葭牆艾席凝塵滿座晏如也順治辛丑一遊錢塘過孤山訪林和靖故居渡浙江泝桐廬登嚴先生釣臺酹謝皐父墓裴回賦詩而返又十三年爲康熙癸丑赴故人之約西遊宛鄧歸遂不復出戊午己未間有　詔旁求巖穴之士士皆鱗集　闕下有司將以先生應　詔力以老病辭先生少爲文章原本史漢莊騷工於哀豔五言詩似陶淵明巉刻處更似孟郊中歲以往屏居田廬邈與世絕寫林水之趣道田家之致率皆世外語儲王已下不及也癸丑春予與先西樵東亭兩兄過其村居老屋三間雨久穿漏若將壁焉予遺書邑令曰昔元道州狀舉處士張季秀請縣官爲造草舍十數間給水田幾十畝免其徭役令得保遂其志使士人識廉恥之方又楊君謙蘇談記中峰和尚草堂馮海粟煉泥趙松雪搬運

中峰塗壁吳人至今傳之今徐先生幷日而食簞瓢屢空所居一畝與蓬藋鼪鼯共之明公誠能紆王弘之軫損草堂之資繼跡次山海粟松雪三君子者亦佳話也今又十年先生貧日甚年且七十矣其詩散佚半飽蟲蠹予在京師數寄書索其稿先生但遜謝而已予乃就篋中所藏斷簡編綴之得百餘首刻梓以傳先生千載人可傳於後者固不在區區文字之末而後世之人或因此百餘篇想見其流風餘韻是亦知人論世之資也先生貌癯而神清望之如谿松露鶴書法類虞永興在里中與予兄弟尤厚善

帶經堂集卷三十九

帶經堂集卷四十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漁洋文二 序

竹垞文類序

秀水朱文恪公以名德著萬曆中諸子姓彬彬繼起號能文章四十年來浙西言文獻者必首朱氏文恪公之曾孫曰彝尊字錫鬯最晚出文章之名播海内一旦出諸父之右予考唐史若韋氏杜氏裴氏蘇氏崔氏盧氏之屬皆累世爲公卿當時史官至爲著宰相世系迄於宋代則有若邯鄲李氏

魏郡王氏壽春呂氏河南韓氏暨范文正韓忠獻父子兄弟其功名率與國運相終始蓋唐宋以來其重世臣如此錫鬯少逢喪亂棄制舉自放於山巔水涯之間肆力古學研究六藝之言家苦貧依人遠遊南踰五嶺北出雲朔東泛滄海登之罘所至叢祠荒冢金石斷闕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其同異其為文章益奇嗚呼以文恪之德錫鬯之才不得比於唐宋之世臣而終老布衣僅以文章自見蓋遇不同矣是可感也錫鬯之文紆餘澄澹蛻出風露而於辯證尤精詩則捨筏登岸務尋古人不傳之意於文句之外今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始順治戊戌予在都下見錫鬯嶺外詩嗟異之康熙甲辰錫鬯過廣陵投予歌詩適予客金陵不及相見丁未始遇於京師中間聚散不一迨今丁巳予復入京師而錫鬯又將有金陵之行回憶予始見錫鬯詩忽忽已二十年兩人者論交亦十有四年而錫鬯與予皆非少壯人矣錫鬯過別予以所著竹垞文類屬序予因述其所有感於中者而并道予二人離合之情以遺之錫鬯其亦有感於予言也夫

回中詩集序

康熙二十年三月　仁孝　孝昭兩皇后梓宮將歸窆於昌瑞山維時　萬乘臨送八神開蹕會皇上有事　孝陵王公宰相而下扈從凡若干人羽林佽飛之衆震耀山谷皇哉一代之鉅典也比部員外郎臣犖祗役其間歸而輯其道路往返之詩若干首曰回中集以視國子祭酒臣士禛讀之終卷乃作而歎曰嗚呼　聖朝孝治之隆　兩宮徽音之美　昭代典章文物之盛胥備是矣是不可以無述者也臣犖少以相臣子侍衛　世祖章皇帝嘗冠鶡冠從豹尾出入陛楯之間甘泉上林羽獵遊幸未嘗不從洎　世祖龍馭上昇犖亦一麾佐郡浮湛江外積有歲年今者瞻望槁陵傷懷弓劍撫日月之易逝悲攀頴之末從其哀慕宜有過人者又其先臣文康公昔以節越塡撫茲土旋乃登庸九罭之思東人未沫犖始以羈貫之歲趨庭於此今白首爲郎復以王事于役山川如昔風景不殊距其先臣建節之年俛仰之間忽一世矣語不云乎適之事父遠之事君三百五篇大抵皆忠臣孝子之所爲作也讀回中集爲之感動流連不能已已

如見古忠臣孝子之用心焉其亦無愧於風雅之義爾矣夫離騷之於君非不忠也然而其詞懟伯奇之於父非不孝也然而其詞傷彼皆不幸而值家國之變者也斯集也其猶得風雅之正與若其紀山川備掌故論世者皆宜有取焉不具論論其大者

雙江倡和集序

詩三百五篇於興觀羣怨之旨下逮鳥獸草木之名無弗備矣獨無刻畫山水者間亦有之亦不過數篇篇不過數語如漢之廣矣終南何有之類而止漢魏間詩人之作亦與山水了不相及迨元嘉間謝康樂出始刱為刻畫山水之詞務窮幽極渺抉山谷水泉之情狀昔人所云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者也宋齊以下率以康樂為宗至唐王摩詰孟浩然杜子美韓退之皮日休陸龜蒙之流正變互出而山水之奇怪靈閟刻露殆盡若其濫觴於康樂則一而已矣虔州當閩楚百粵之會挾雙江之奇為東南山水最勝處宋君牧仲奉　命視榷其地值閩粵湖南初定之後為政清靜務與商旅休息放衙無事時時與客登高望遠形為歌詩又其邦之高士彭君魏君輩遯跡金精山中君皆能

致之相與流連倡和至於扁舟數千里所過如匡
廬九子彭蠡落星諸奇勝莫不畢見於其詩盛矣
哉古未有也今讀倡和集有二謝有王孟有杜有
韓有皮陸又有西崑有元白有張王樂府蓋山水
之奇秀至是而刻露無餘而康樂以還諸家之體
製亦至是而綜括無遺憾矣自用兵以來贛石烽
燧達章門者數載一旦得君巨麗之筆爬剔而洗
濯之豈非西江山水之厚幸哉予既為評次之而
為述其梗概如此

西山倡和集序

近日論古文率推侯朝宗第一遠近無異詞顧朝
宗不工於詩如唐李習之皇甫持正宋蘇明允陳
同父之屬盡然未足為朝宗多憾也牧仲與朝宗
同里同時獨專工於詩昔人論琴謂初下指一聲
不合即終身無復合理牧仲之於詩蓋其天性合
耳黃州以前守而未化虔州以後每變愈上今所
傳雙江回中諸集是也諸集予皆為之序論讀西
山倡和詩復為書後如此要之朝宗之文牧仲之
詩自當抗行中原梁園風雅自鄒枚莊忌夫子之
徒於今為盛矣後有識者其以予為知言也夫

嵩遊詩選序

黃州葉井叔家武昌之樊湖以漁釣琴書自娛暇則出游寒谿大小洄中懷漫叟之風長嘯賦詩翛然自適既而解巾登仕一為延平推官復用新例改官知河南登封縣登封治嵩山之下山川清美風俗淳儉井叔樂而安之益用古循吏之治輯和其民既逾歲政事修舉訟獄衰息每當雲物澄霽輒攜書卷登二室眺龍門偃息盧巖之下臥聽瀑布吟咏終日山煙既夕巾駕而返山中樵牧造次遇之以為隱人道流不知其宰官也又嘗輯漢唐以來碑碣文字作石刻集記二卷為之辯證甚具其書流布人間見者謂為劉原父薛尚功之流然諸君子率竭生平之才力以成一家之說而井叔顧得諸簿書期會之餘故其書尤可愛玩而其視諸君子為尤難井叔故工於詩既官登封數載詩益清深雅健纚纚可誦比來京師予獨取其嵩山諸詩別次為集而序之曰從來仁智曠達之士莫不寄託山水以抒寫其志意而其才或不足以發之則亦湮沒而不足以傳即或一丘一壑工於刻畫形似及與語五岳之遊非有絕人之才鮮不為

名山大川之所奪此古今之通患也嵩高位天地之中居五岳之首自禹貢大雅載記而後代有作者若井叔之工而且富吾見亦罕矣此非具絶人之才不能也嵩山舊有書院祀二程子與宋崇福宮址跬步接近崇福宮者宋故事多以宰執領之其重與玉清昭應宮埒井叔考稽史乘自司馬文正公而下得十二人合而祠之時其祭祀又為之記以風示來者俾知所矜式此四百年闕略未舉之典而井叔能行之於今日尤可書也予故並記之以為世之志乎循吏者法不獨其詩之工也

黃湄詩選序

順治己亥予以選人在京師始與幼華相見其年冬予之官揚州合肥龔端毅公集諸詞人賦詩祖道聯為巨軸推幼華詩最工然予實未與深言詩也康熙丙午予在禮部幼華自江南寄黃湄漁人詩一卷一變而清真古澹逾於其舊戊申己酉間幼華知潛江縣再變而為奇恣雄放類昌黎所謂妥帖排奡者又十年丙辰幼華自潛江以治行第一徵拜給事中益朝夕就予論詩及歸龍門讀書太史公祠下其詩益變而奫泫澄深渺乎莫窺其

涯涘蓋予束髮已來所見海內賢士大夫多矣而離合久暫書尺往來未嘗不及於詩者惟幼華一人故幼華之詩二十年間凡數變而予皆能道其所以然幼華才高而氣雄心虛而善下於其鄉交孫豹人於楚交碩黃公於江淮交吳賓賢汪舟次季角有郝士儀者善詩隱於賈嘗與幼華為友後數年死幼華哭以詩其詞甚悲又有吳周者貧士也嘗賦杜鵑行幼華見之與定交杵臼間在潛江聞周死序刻其遺詩傳之其力行古道皆此類予習見近人言詩輒好立門戶某者為唐某者為宋李杜蘇黃強分畛域如蠻觸氏之鬬於蝸角而不自知其陋也唐詩三百年一盛於開元再盛於元和退之琴操上追三代李觀之言曰孟郊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平處下顧二謝李翺亦云蘇屬國李都尉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皆能兼其體而有之今人號為學唐詩者語以退之琴操東野五言能舉其目者蓋寡矣歐梅蘇黃諸家其才力學識皆足淩跨百代使俛首而為搭拾吞剥禿屑俗下之調彼遽不能邪其亦有所不為邪河水發源崑崙七萬里而入海江水發源天彭闕亦萬里

而入海至其生於天一放乎歸墟則一而已矣世人頗欲以坳堂之見測江河之大其不長見笑於大方之家者幾希幼華論詩獨能破流俗之說汎濫於唐宋諸名家上溯騷選以成一家之言故其詩每變而益上其足以行遠而傳後無疑然幼華方以才望為天子諫官其所重者固有在吾未敢以詩人盡之也

笠山詩選序

給事中古隸門下省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其職主草制備顧問獻納得失駮正違繆自漢以來多以名儒為之其後省門下不置而給事中分職視六曹列署禁地其司獻納駮正與古無以異士人讀書服古一旦得為是官可謂清切矣康熙二十年滇南底定其明年遂大開言路一時上封事者甚衆而給事中孫君數言事當 上意直聲動 朝廷君居笠山之陽自其少已負奇氣倜儻自喜承其家學三百篇穿穴箋疏洎廬陵眉山東萊華谷諸家之說以上探六義之奥百尤篤好蒙莊之書久之縱橫演迤自屈宋賈董馬班而下罔不漁獵數年而其學大就君為人磊落洞達見義必為有

賁育之勇而坦中無城府尤不喜邊幅齷齪伸眉抵掌意豁如也自予舉禮部里居時君猶為諸生則已知君異時必為廉吏為諫官為古遺直洎君舉制科登禁近前後二十年而予言始信君讀書之餘尤善為詩雖舟車行役簿書期會未嘗輒廢西游咸秦南窮甌越詩日益工五言如禁煙寒食路霽雨杜陵春楓丹千籟叢山紫萬蟲悲爽籟午峰竹清流幽澗泉一帆涼月轉四面翠屏開七言如河聲入洛三門合嶽色來秦萬里明島藏諸國晴時見風卷洪濤靜夜聞黃菊候中無雁到綠榕林外有猨啼此類數十句雖古作者無以加也而其憂天憫人之意亦間見於篇有皮日休農夫謠元白秦中謠之遺意求之輓近不易得也廣陵汪君季角故與君談藝相善嘗論次君詩而君以予素知君者因復屬論次之予之知君匪獨詩也而詩亦其一也因敘述其梗槩云爾

陶菴詩選序

德州李君霖瞻以順治三年釋褐登進士第仕為平陽芮城令值姜瓖之亂間關數百里西渡河走長安謁制府孟尚書效包胥之哭尚書為大出師

以君贊畫軍事既復手縛僞監軍某以獻幕府上其功會有尼之者賞格弗行而君遂罷歸今三十餘年矣嘗讀陳湯傳至耿育訟湯之書謂湯破絶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輒爲掩卷太息不能自止君當巨寇披猖之日請師圖恢復卒使三晉危而復安而歸老放廢其功卒不見於世此可爲搤擊太息者也君來視其弟編修君京師與予從容杯酒間出眎古詩一卷予灑然異之夫古詩難言也詩三百篇中何不日鼓瑟誰謂雀無角老馬反爲駒之類始爲五言權輿至蘇李十九首體

製大備自後作者日衆惟曹子建阮嗣宗左太沖郭景純數公最爲挺出江左以降淵明獨爲近古康樂以下其變也唐則陳拾遺李翰林韋左司柳柳州獨稱復古少陵以下又其變也綜而論之則劉勰所謂結體散文直而不野漢人之作亹亹不可追慷慨磊落清峻遥深魏晉作者抑其次也極貌寫物窮力追新宋初以還文勝而質衰矣昭明稱陶詩跌宕昭彰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故後之論者以爲外枯中腴猶未爲知陶者也君古詩大抵原本於陶而雜采諸家之美此其能自名一家而可

傳於世不疑也古詩之絶響久矣規模者工形似馳騁者偭規矩當淫哇競奏而聞琴瑟古澹之音或倦而思卧者有矣予乃點次古詩為一卷與海内知詩者共之以近體詩二卷附焉要其皆可傳者也

玉巖詩選序

采玉於于闐勃律之間而或遺径尺之璧玉人相之登以華篋襲以緹巾十五城不以易焉而玉重矣求木於鄧林豐尋以往皆足備欂櫨庸附之用而或遺豫章之材工師度之獻諸明堂任以桴梁飾以雕鏤文采而木重矣文章之士亦然以邯鄲竺楊修繁欽之才生同建安而不得與於典論數子之列即何論下此者乎莆田林君石來少以詩有聲閩中弱冠上京師取進士高第幾入館閣之選已乃廑以才望推擇為中書舍人儤直禁中旬日休沐間偕二三同志遞相倡和若忘乎官曹之冗散者康熙十七年有　詔求宏博之士四方耆碩名流雲集響赴既而試體仁閣下拔其尤者五十人皆入翰林為史官而君先是以奉諱歸莆陽矣論者謂以君之文章才具宜在文學侍從之列

或領史事發凡起例以繼扶風順陽之後或為左右史紀言紀事荷槖　殿陛之間既再值其會而不得一遇宜其怫鬱無聊不平有動於中矣而君頤處之泰然彈琴賦詩近於古之樂天知命者其旨趣如是則其詩之工也不亦宜乎君之詩溫潤縝密孚尹旁達扶疎而直上譬之玉與木然愧予不能為玉人工師也今次其集為二卷凡古近體詩若干首成一家之言

蕭亭詩選序

蕭然之陰其東面曰大谷（俗作峪）谷中有二十四村皆良田沃壤土厚而水甘桑柘交蔭雞犬之聲相聞古于茲仙人白冕公遺蹟皆在其處蓋隱逸之奧區也吾內兄蕭亭先生居之初蕭亭居市城卜居於此得靈芝五色於山麓泉上因作采芝之山堂背黃鵠面象山流水遶戶青山在左其西則精藍鱗次梵唄之音朝夕響答苗茨數椽斤斧不施莞牀蓍席彈琴咏歌若將終身焉者客至糝蘇不爨茗飲橡栗清言竟日而已陶貞白有言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難立止恒欲就之蕭亭生席華膴先少保公功德

在前朝載之盟府諸父皆爲世聞人鳴鐘列戟其所固有一旦棄之如脫屣而甘就隱約以終老豈時命之使然與抑有所託而逃焉者與毋亦有味乎貞白之言而爲是硜硜者與蕭亭古今詩盈千首樂府古選尤有神解予爲擇其最者三百餘篇別爲選集後世誦其詩庶以知其人焉

蓮洋詩選序

河中爲郡當兩介之首形勝冠寓中記稱太華中條本爲一山巨靈贔屭掌華蹈襄開爲二以通河流禹貢之壺口雷首龍門華陰正當其處古秦晉之交也中條之南有地曰永樂唐詩人玉溪生故居在焉水經云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注謂渠豬之水即其地也經又云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注謂水南出玉溪義山自號蓋取諸此吳生家永樂讀書奉母耕牧河山之陽家苦貧數數出遊走燕趙齊魯梁宋吳越之墟所至與其仁賢游處歸而有詩數百篇古澹閎肆得古作者精意而自成一家之言灼然可傳於後者也昔在丁戊間生來京師予胠其篋得蠹簡數十番讀而駭歎謂非流俗所應有以示劉吏部汪戶部梁侍御三君方

枋文章海内其駭歎復不減予今十餘年矣比生再入京師則三君者皆解官歸卧或十餘年或七八年而吏部又前歿昔之與生遊相知者獨予在耳相與追道往事太息感概至於泣下嗚呼以生之才挾其文藝遊於四方歷十餘年而所號為知己者無過予輩四三人不數年間皆散去或且化為異物久矣豈不重可感哉於是予名之飲酒既酣復胠其篋則其詩雷硠劃豁又過於昔予讀之河傾燈灺不知止惜乎三君子不在不獲與之矜賞如曩時也會 天子下 詔求博聞之士備碩

問著作於是謝比部方山以生名應 詔或以為生與司馬子長生同里又同遠遊其才皆不世出蓋河山之氣融結於千歲之久宜其先後相望無愧色是固然矣然子長生逢武帝右文不免戮辱發憤述史記今吳子遭遇休明以布衣之賤一日名達 黼扆行且荷槖簪筆立第二螭坳之下曾何子長之足云又況義山白首幕府名不挂朝籍者哉生名雯字天章予同年臨潁君之子蒲州諸生

悔齋詩集序

予居揚州三年而後知海陵吳嘉紀嘉紀貧士所居瀕海斥鹵之地老屋敗瓦苦竹數畝蔽虧之蛇虎蒙翳鼯鼪啼嘯人跡晝絕四方賓客之所不至嘉紀苦吟其中不求知於人而名亦不出百里之外廣陵去海陵百里嘉紀所居去海陵又百里雖見其詩而無由見其人一夕雪甚風籟窈窕街鼓寂然燈下簡篋中故書得嘉紀詩讀且歎遂為其序明日遣急足馳二百里寄嘉紀於所居之陋軒嘉紀感予意一來郡城相見極歡始予知嘉紀以前戶部侍郎浚儀周公周公知嘉紀則以汪楫楫字舟次嘉紀所為賦管鮑篇者也竊以為眞賞曰希有才如嘉紀天下之人不知之鄉曲之人不知之即其妻孥亦且駭異唾棄之舉世無知之者而獨汪楫知之然則楫之為人何如也自是思見楫如前之欲見嘉紀久之而楫以詩來謁酒闌月墮抵掌漢魏以來六代作者升降之故當其神解意盡麈尾奮擲頭沒杯柈中一坐屏息予乃作而歎曰楫之人如此其詩如此其持論如此其知嘉紀有以也楫之詩以古為宗以潔為體以清泠陶蒨為致大抵與嘉紀同當其自得於心即亦不必盡

同也楫少從周公論詩自矜其詩不欲版行如世俗人所爲周公自青州寓書敦勉至再始刻詩百篇蓋其自命之意又如此

帶經堂集卷四十

帶經堂集卷四十一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漁洋文三 序

鄧孝威被徵八詩序

客問乎王子曰鄧先生被徵八詩何其多楚聲也王子曰何謂也曰鄧先生昔嘗北游蔡州南遊嶺表矣遠或萬里近或一二千里皆歷歲月之久而始歸頗其爲詩雕畫土風荸甲新意無幾微羈旅侘傺之色今　天子崇文治思得奇才異能之士備顧問鄧先生裒然爲舉首待詔公車長安公卿